

洞靈真經〔注〕

經名：洞靈真經〔注〕。原題何璨註，約出於唐宋間。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簡稱宋刊本）。此書另有《四庫全書》本九卷。

目 錄

卷上

全道篇第一

用道篇第二

政道篇第三

卷中

君道篇第四

臣道篇第五

賢道篇第六

卷下

訓道篇第七

農道篇第八

兵道篇第九

洞靈真經卷上

何璨注

全道篇第一

夫心冥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壘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1}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2}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

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宗廟，並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顰啜從而啟之，

鱣啜，亢倉子之門人也。欲允眾心，故從而啟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真，今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鱣啜曰：不者，

不者，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鰈、鰕 音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 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池也。還，迴也。鰈，小魚而有腳。制，猶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祆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魚，小丘不能藏大獸。喻亢倉道德既高，必須厚祿也。

且也尊賢音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謫來，

謫，歎聲也。怪其不達己志，故發謫歎。將欲告之遠致，故呼之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鰲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

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音終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耶？故堯舜禪讓，光一時之美，迹流後代，成篡弑之禍。故《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嚮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其效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絕，無所企慕耳。

言未，男子榮之樗色蹙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豈斯言？

榮之樗，莊子所謂南榮趯也。既聞高義深欲，蹙然變色，斂膝于席，願垂告示以敬事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檣，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音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故使不終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音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真。

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愠，此之為全道之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凝乎宇宙，覆載之德同乎天地。雖貴為天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也。

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

秦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也？

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生之道，古今是常，達人體之，不哭可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

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未始，猶未嘗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生雖哭不見悲傷，敢問何故也

？

亢倉子曰：舉天下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有疏親？既不與為樂，亦無所取哀。

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

蛻者，免脫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謂氣，脫氣之謂虛，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係情於哀樂，然後為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矣。夫瞽視者以黈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頰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

瞽，風眩也。黈黃色也。頰，赤色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為赤，以青為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大聖，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遁於眾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音長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世為魯卿也。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務，便證以為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 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

門人之中最為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眎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心形混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章，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真之要樞，重玄之妙道也。

用道篇第二

無非利物，上合天心，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己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己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耽淫奢縱，自云有命，稟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夫墮音農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菓稼而荒翳之。

墮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稂莠荒蕪。故不能獲菓稼。

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鴉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為陳恒之所弑，而取其國。鴉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灾疾朋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人自師心，不遵聖教，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為身害。朋，猶群也。讐，猶動也。戕，害者也。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虛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飭理。

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

潛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積善所鐘，慶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也。含弘沖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浮競也。

夫雞音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為日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嚙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宰，割也。日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專而乃昇仙也。

剗情尚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導理揆度，效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

清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

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音塞其業履，是為天下有道。

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者也。

。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音尅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疏，疏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

政道篇第三

順天行令，不擇親疏；異域同歸，望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

祿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

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筐帛與紉璐，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璐，美玉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以聘之。筐，盛帛之筐也。紉，所以貫玉者也。

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若何以禳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禳辟之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

沴，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沴#1水之灾也。

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旱，陽象。陽主德。陽，為顯盛驕盈之類也。若君不修其德，人事盈侈，則有大旱之灾也。

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

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胡國所有，後為鄭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荊。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荊，楚之舊號也。蓋時楚大，諸侯共朝于楚，為會同之期，而鄭後至也。

荊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荊恃強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迫之，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

。

病，患也。綿，歷也。翼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物，敬而藏之，欲傳示子孫，以為有功之寶也。

今荊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

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亢倉以信義為寶也。

飾楚之寶以贖罪於君，楚所不能為，

贖，賒也。偽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誠信光飾而行。雖罪可延賒，終致後戮。陷君於罪，虧我信義，故我不能為也。

君必致夫真。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荊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斂與國，荊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

淺，鮮小貌也。負，恃也。逞，快也。倫比，猶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期，實為小過；荊恃強大，欲肆威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必失諸侯矣。

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荊所都。

荊人聞之，

聞么几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珪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具展其欲；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莫，眾事之長。展，申者也。

百吏庶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攫持，保抱逋逃，隱蔽漂音流，捃采以祈性命。

捃，拾也。采，取也。拾取野菓求養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

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音州，委之；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先教誨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胸懷，無有干背悞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

人主通達聖教，則士歸之。眾賢共治，莫善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

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嚴靖人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沖和，動靖態度必合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音素實益藏矣；

末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

以言論取士，則浮撓游飾益來，而謇諤諍直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士益貴，則謇諤忠諍之才伏矣。

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

內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

用非賢為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獄之大乎？夫察獄問囚，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以脅之；或導之以實情，或苦之以刑戮。雖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

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咎怨。

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是撥亂反正，東遷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即洛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

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徒唯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

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孱，弱也。依違，相依也。邪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遏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

謂殺之而曝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眾共棄之。

貶庶司尹夫五人，

庶司尹，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西歸

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疏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

不相企羨。

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疏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

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閉，皆由忌諱；今既無忌諱，皆得開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

貴德則不犯，知耻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襍祈，

襍祈，煩多者也。

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遞相企慕。如火之上炎也。

憲令襍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

追，猶逃也。

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禍繁興，而眾不懼死矣。夫耻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眾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冒三者，亂國之梯也。刑君熊圉問水旱理亂，

熊，荊之姓，圉名。

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雪奢淫以滅亡，非獨水旱也。

荊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荊君敬重亢倉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穀，王公之卑稱也。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

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

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瘳，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喬，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醇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螻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為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粵之簞鏃以精金，驚隼為之羽，以之掊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

句粵，東粵也。簞，箭朴也。驚隼，鵬鶚之類也。掊箠，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句粵之簞，以精金為簇，以隼翎為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異。

及夫蕩寇爭音衝，覲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寇敵，爭衝決勝，加此句粵之簞於強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剗穫，則其與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嫌也。神劍雖利，以穫稻則同於鎌刃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溫疫之氣也。此神劍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內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

槁樸、刃施於常用耳，粵簞、蜚景以禦凶灾。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眾，正直者寡；輕薄趁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於忠言，巧偽亂真，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眚灾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為不善也。

而賢良否塞矣。人大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闊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

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6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妒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毒，苦也。肯，可也。

人怨若，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真經卷上竟

#1 『天祐神助，近』宋刊本作『在天祐之福，故俗』。

#2 在：宋刊本作『存』。

#3 弑：原作『煞』。據宋刊本改。

#4 沴：宋刊本作『大』。

#5 士：宋刊本作『事』。

#6 義：宋刊本作『善』。

洞靈真經卷中

何粲注

君道篇第四

清靜無為，以身帥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1。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助天而養之，由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之謂天子。

擾，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養物，貴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政煩則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

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2之謂也。官多政煩，事有擁滯，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

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

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效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為而使人為之，人必不從。雖復刑之，刑行非至理。

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己也。

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申也。

士有天下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徇私情而媚一人者，則其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為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為多，邦國以人眾為富，憂國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己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硤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鋤石也。

硤石似玉，鋤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亦難辨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鷩，視而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鷩也。

隼，鷹也。鷩，雀也。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主昏昧，雖以言行取人，盡皆亂也。

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治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稱其能，潛功密濟，理自玄暢，名迹不生，人無企尚，故聖主貴之也。

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

若人主貴聞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隨逐便利以市聲譽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夸企爭進，愈亂天下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利口便辯，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大，豈不惑哉？

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功，則飾偽者眾，爭進者多，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用心愿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治也。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斂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目化；吏斂以買譽，則刑之而不音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謀效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其能，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天時

不忒，地利不乏，人事不亂，鬼神祐助，遠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猜忌，各徇其私，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祲。

人作凶德，鬼神間禍，

間，猶伺也。

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傷貨財，不妒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邾龍顧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雜，正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

古之清勤為國修政，今之清勤為身修名。夫為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為主，抵物失其所。

以道為主，公心也；以事為主，私情也。抵者，觸也。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

贍，賙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肆其所為；

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使之莅職，信能匡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

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眾也，鰥正而不狎。親

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辦，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龔默，靜慎也。辦，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眾，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

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色常和，言雖遜而理確然。

凡謂賢人不自稱賢，

自伐者無功，故非賢。

效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辯也。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捭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乘時夸毗者所蚩給，

如，往也。本作所蚩往。給，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夸毗，矜恃也。蚩，笑也。給，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

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

黎，眾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

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為尊。

吾乃今不知為工，

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為能。

受不信為信，

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為信也。

信而不見信為信，

有實為信，而不為人所見信，乃自以為信。

為勤慕義為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為義，乃為人所稱義也。

義而不俟義為義。

有實為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為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神而謔，超然而歌，

衽，衣襟也。謔，歎聲也。超然，高舉之貌。

曰：時之陽兮信義昌，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也。

時之默兮信義伏，

時之默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伏藏。

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

汨，亂也。羌，發聲也。讀，猶云也。夫時有治亂，故用有行藏。陽則與時俱昌，默則與時俱伏，隨流任運，寧有私耶？今乃問我，不知其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真者，正性之本也。

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音為也，

時有可為^{#5}，莫可^{#6}者也，時有否泰，莫得長為。

有可用也^{#7}，有時而用。莫^{#8}可用者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

材在求而擇之不慎，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鴻音鬼、容丘音丘，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申，申伯。

齊桓得蜜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眾賢自至而求用，非為簡核而得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眾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

無道者眾；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齎寧無為，人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己也。

一賢統眾材則有餘，眾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眾材，尚有餘德；眾材雖多，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

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洞靈真經卷中竟

#1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宋刊本作『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也』

。

天也：宋刊本作『天地』。

#2 氣未通：宋刊本作『氣擁不通』。

#3 吏：原作『文』，據宋刊本改。

#4 猜：原作『情』，據宋刊本改。

#5 時有可為：原本無，據宋刊本增。

#6 莫可者也：原本無，據宋刊本增。

#7 有可用也：此句前有『莫可為者』此句後有『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據宋刊本刪。

#8 莫：字前原本有『故』字，據宋刊本刪。

洞靈真經卷下

何粲注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

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

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壽。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眾形，尋求生宰，莫見其朕，故字之曰道。道者，虛通之謂。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弟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填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明赫然，令其免害。及出之後，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

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

否？何如？

寺人，奄^{#3}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4}養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救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衣之貢衣必親賞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饌^{#5}善，

謂君嘗候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

君病間，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龔。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雅》，《詩口大雅》也。陟，升也。帝，天也。左右，助也。言文王所為，天必助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

贊，佐也。文王事紂，為天所佐。故殷紂雖暴，不能輒害。

夢啟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內，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檢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 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

壯，燕侯謚也，他，名也。

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言玉珮之光交相#6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尚德，不尚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己乎？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音克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

言為人臣#7，不能有所匡正也。

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眾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眾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伺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

覘，視也。恙，憂也。舉，皆也。

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

煞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煞。

此章戒人輕言政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至見煞，況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為疏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為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褻雜之人為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音克究詳？

殫，猶盡也。

時有不可不應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使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思求，心有所待，故待得而復樂，不知心搖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唯泊然無情慾，而不為名利所誘者，然後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遜，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罪，待時行戮也。丹，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蹉歟？

蹉，猶是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迺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眾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眾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責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

夫穀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為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末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利，則奸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趨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以攻戰也。

人捨本而事末，則兀音其產約，

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也。

兀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灾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人。人非徒為墜利也，貴行其志也。

志在安人。

人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則童，如童兒無異志也。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則兀產複，複，猶厚也。

兀產複則重流散，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蓮之理不足#8過也。

軒皇、几連，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火夫

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墜產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歸教也。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桑柘。乃修器。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君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世婦親蠶，奉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繰，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繰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歸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業，此聖王之制也。

貿，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埴實課功，埴，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一作大嫁。

以妨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業也。御，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為之者人也，
稼，謂種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耨，
耨，鋤也。又，耨，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耕，除草也。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糧，耘之可使容手。

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不龔，敝之以土功，是謂大。

君王不恭，則大凶之道也。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灾。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而草木昌發。

於是乎始耕。之道，見生而蓺生，見死而穫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蓺，種也。穫，刈也心

天發時，墜產財，不與人音期。

產，生也。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祀土，祭社稷也。春祭祈豐，祥也。秋祭
報成，熟也。不以有年則祭，無年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

迨，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趁時也。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興農太早也。

既往而慕之，

時既過，往而慕之，是大晚。

當兀時而薄之，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

此從使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墜肥而土緩。

夫鋤必用旱時，旱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緩也。

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數，為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疏而費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中也。

耨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

端，正直也。耨深直則水流疾，畝沃平則潤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強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兀行，通其中，疏冷風，

使苗疏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墜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傷之也。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傷之也。

苗兀弱也欲孤，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兀夫也欲相與居，

與眾同居，共相蔭映。

兀熟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凌小，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

強者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也，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喻苗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也。

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

瘠，瘠地。專生#9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疏則多枇，瘠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口。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稈而大穗，圓粟而薄糠，飴而香，舂#10之易而食之強

禾，謂粟也。稈，穗頸也。圓，圓也。飴，謂味甘如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口而青藟。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藟，其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

搏，謂以手掇穀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

本，根也。華莖，莖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葆長稈，穗如馬尾；

葆，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梟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牢也。言皮堅勁。

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

蕃柯，謂枝柯多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稈而頸族，二七以行，薄翼謂音屯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薄翼，謂糠也。，黃色也。其麥穗一行有二七粒。

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熨穗。

附腫，謂莖根蠹而且蟲。熨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入，身無苛殃，

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

是以興王務，王不務，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

秦恃崤函險固、兵強士勇，故欲示強於兵，使天下无敢與之敵。眎，猶示也。

使庶鮑戎必致亢倉子，

庶長，秦爵號。鮑戎，人姓名也。

待以壞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迫之使必來。

亢倉子至，自滎泉賓于上館。

滎泉，秦地名也。

景主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

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

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盼曰：朕以主異之，問而寧弊弊焉？以斫刺故，

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眄，顧盼也。朕，我也。我以景主有遠異之問，而何為弊弊焉？言景主以兵戈斫刺為故乎？言其所問下。

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

言景主既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黼衽繡襟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告命。

亢倉子仰櫬而噓，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

櫬，椁也。仰櫬，仰面屋櫬也。噓，

歎聲也。嗟其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噓歎。夫兵之所起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

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無常，故無少時不用也。

貴賤、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撿，兵也；侈鬥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

恚，怒也。作色，厲色。撿，亦推也，謂相推盪也。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為兵也。

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鬥矣。

蚩尤，黃帝時掾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與帝戰於涿鹿之野，造兵器，後為黃帝所滅也。

黃帝用水火矣，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用耳。

夫有以啞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罰不可偃於天下。

咎，鞭杖。偃，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隸，僕隸也。強弩之射深谷，言救之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得之。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雖眾，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慎其令也。

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眾同死生，而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

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

，

言奸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勢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

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敝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傲遂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

愎狠，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行義以示之，猶有惡戾不聽服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老者政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1}，不私其物，曲加其禮。

不私其利，與眾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也。

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之死，則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眾。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

既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滿，充塞宇宙，志知所如也。

於是步前稱音觴為亢倉子壽，

舉步前進稱默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洞靈真經卷下竟

#1 明：原作『功』，據宋刊本改。

#2 門：原作『問』，據宋刊本改。

#3 奄：原作『問』據宋刊本改。

- #4 膳：宋刊本作『饑』。
- #5 饌：原作『膳』，據宋刊本改。
- #6 交相：原作『柯』，據宋刊本改。
- #7 臣：原作『口』，據宋刊本改。
- #8 足：原作『是』，據宋刊本改。
- #9 生：原作『主』，據宋刊本改。
- #10 春：原作『春』，據宋刊本改。
- #11 毅：宋刊本作『秩』。